

去年中国首度推出竹艺精品专场拍卖会,在嘉德香港秋季拍卖会上,百余件日本竹艺精品吸引各界目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刘嘉玲拍中的两件共计近 70 万港币的十九世纪晚期的日本竹编花器。这些与当年阿婆买菜篮同样材质的竹编品,因为有了名家匠心,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身价不菲。

在海口,新海南人丁英俊收藏日式竹艺花器,并在收藏中开始了对日式花器与中国源流的探索。



竹编宗全笼。

胡麻竹吊花篮。



日式花器

唐物探源

文本刊特约撰稿
韩惠娇

无论插不插花,一件雅致的竹艺花器摆放在房屋的一角,会让主人的家居显出别致的韵味,那是此刻温润朴实的心。

好古之老派风范的老丁,来自杭州,此刻在海口的家中,也怀着清早与秋天相遇的心情,细细端详着他从日本拍回的三件竹编花器。三件运用不同材质的日式竹编花器,素朴无华的竹的质感,或复古或空灵的造型,让他的心一点点地释放着秋日宁馨的喜悦,光听那竹材的名字就让人好奇:煤竹、胡麻竹和苦竹。

唐物中的中国渊源

老丁收藏的三件竹编花器,形制各异,怡人心神。在他心目中,每件都是凝结着工匠精神的贵重器物,三件花器初到时都被郑重地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其中两件还署上了作坊名、匠人的名字、制作年号。

他收藏的其中一件花器,名“宗全笼”,以米黄苦竹为材,器形上圆下方,有弧形提手,似花篮,中央内置一柱状竹筒作为插花内胆,有着日式的清雅。

老丁介绍,“这是当年由中国引入的唐物“臍当笼”花入(器)改制,在日本名工匠久田宗全的设计下,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制“宗全笼”。花器底端刻有“赞岐民艺细工”,赞岐为日本一城市名,工匠名款为“竹重”。唐物,在日本最初仅指从唐朝输入的物品,但后来从宋、元、明输入的中国舶来品,都被叫做唐物。

“太漂亮了”,在网上发现了这件宗全笼,老丁开始在网上关注日式竹编花器。他从《京都手艺人》《原色茶道大字典》等相关书籍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学习,发现日本的竹编花器同样围绕茶道的精神展开,已成为日本茶道中花器的基本配置。工匠与工坊的落款也成为日本竹艺百年流芳的印证。

老丁发现,日本花道及竹制花器技艺都源于中国。

在中国,竹编有着深厚的历史。尤其是宋代插花之道蔚然成风,竹编器物也为当时文人雅士所推崇,到明清时文房用具中也

多有出现竹器身影。

在宋元绘画作品中,可见不少竹编器物,如李崇《骷髅幼戏图》《花篮图》以及宋人《小庭婴戏图》等。宋代流行插花之道,每于节日,竞相争艳,蔚然成风。到了明清时期,竹工艺更为流行,达至中国竹编工艺史上的另一个高峰,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插花的一种选择。当时的竹篮已经可见多种编织方法,既实用又可观赏。可惜的是后面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如今清代以前的中国竹艺已不多见。

宋元时期,中国的竹编制品与茶道一样传入日本,其中包括了日用竹编品及文人雅士使用的花器,还有置炭的竹篓、花架等。日本江户末年至明治初年是日本汉文化的全盛时期,当地的匠人便开始研究如何用更高超的表现手法将竹制花器与同样从中国传入的茶道、香道、花道等结合。日本竹编工艺滥觞于中国,自桃山时代始(明朝),一直是庶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同为实用器,透过日本的工匠精神,变得精致。而中国民间的竹编器更为讲究实用性。

在明代,中国取消了代代相传的匠籍制度后,随着匠人身份的变化,技艺断层,难以为继。

而日本却恰恰相反,“家元”制度成了承载日本民间工艺发展的基本单位。“家元”是指那些在传统技艺领域里传承正统技艺、管理一个流派事务、发放有关该流派技艺许可证的家庭或家族。正是这种以技艺传承为纽带的家元组织,让竹编花器这一传统民间工艺带着生活的温度在日本延续至今。

日式花器中的中国元素

在这三件日式竹花器中,老丁找到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影子,其中一件双耳衔环煤竹花瓶,经历两百年自然而生的煤竹,竹芯内部被熏染为茶色,浓淡相宜,韵味独特。内配一白铁内胆,实用而大方。

“这件花器便是仿照青铜花尊的造型,双耳衔环以示感恩,是供器。”老丁说。

老丁在一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陶瓷图录上,找到了一件清康熙年间的天蓝釉瓷花尊,与这件煤竹瓶造型一致,内配以鎏金卷草纹内胆,清新华贵。

关于竹工艺有个说法:三年劈竹,十年编竹。其中最为核心的工艺就是加工竹料。竹材的原料以苦竹为主,此外紫竹、煤竹也较常用。尤其是古茅屋屋檐上生长的煤竹,几近绝迹,珍贵之极。


他收藏的另一件“平安松龙社胡麻竹吊花生”,为昭和七年制(1932年),配有修缮单。平安即日本京都,松龙社为工坊名,花生者,花篮也。“这件花器是以大竹片编制成的球型花器,竹片上带有星星状的麻点。下有紫褐色真丝流苏,并由铆钉相连接。胡麻竹即芝麻竹,是一种特别的竹子,工匠将竹材切割后,经自然晾晒,竹表面自然生成的黑色大小斑点,形如芝麻散洒的效果,因而得名。”老丁说。

这件“花生”内置一黄铜内胆,外髹红漆,红黄搭配,两侧以菊瓣铆钉固定,紫褐色真丝绢线流苏,有人性化的小设计,调整挂绳的长度。

老丁说,这三件日式花器都配有内胆,与中国的明清花器设置内胆源流一致,此外类似古代青铜器花尊造型、流苏的运用以及中国玲珑球的花器造型,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眼下中国花器设置内胆的工艺已基本失传。

探知源流的收藏之乐

与日本竹编花器结缘,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对花器历史的探源,是因喜好而生的追寻。怀着纯真的心意,老丁对这种根植生活的民间艺术关注、倾情,而展开的历史文化的探寻,让他自得其乐也心生感叹:藏家之乐,并非物欲之乐,而是探知之乐吧!

“像花器这样小门类的收藏,两三个月收藏一件,一年就五、六件了,假以时日潜心坚持十年,累积五六十件,足以成为这一门类的行家了。”老丁说,工薪阶层的收藏,可选择自己喜欢的,且经济能力可承受、眼力可辨别的门类,去赏玩探究,实为人生一大乐事! 

(本版照片均由丁英俊摄)



煤竹编花瓶。